

抱朴子校補





校 拖

補 朴

樊  
山

子





抱朴子校補

鹽城孫人和

暢玄

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

人和按載馳下脫而字上下對文敦煌石室古寫殘卷

存暢玄論仙對

俗三篇而暢玄篇又缺數行

作蓋世人所爲載馳而企及而達者所爲寒心

而愴恨者

論仙

未若所不履之多

人和按古寫殘卷多下有也字是也此與下未若所不識之衆



也對文

於是問者大笑曰

人和按古寫殘卷大有而字是也大而笑者以爲迂闊而笑

之也與大笑義異本書叙云不但大而笑之

晉書如此各本抱朴子亦誤作大笑

之金丹篇云其聞仙道大而笑之

本作而大笑之從孫星衍校改

微旨篇云大

而笑之其來久矣並其證

能當老者復少

人和按古寫殘卷作能使當老者常少今本蓋脫使字

而吾子乃欲延螭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

孫星衍曰舊脫此二

補字今

使累晦朔之積不亦謬乎

人和按延蟪蛄之命與令有歷紀之壽語意相近累晦朔之積  
文亦不順累積也積亦累也古寫殘卷作而吾子乃欲延蟪蛄  
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使之累晦積朔不亦謬乎決是抱朴原  
本如此今本命字卽令字之譌衍後人又補之字以足其義使  
之累晦積朔又錯誤作使累晦朔之積故文義不安孫校補之  
榮二字與上對文尤非

詣老戴天而

孫曰藏本  
有或字

無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

人和按承訓書院本而下亦有或字與藏本同古寫殘卷作而  
無或知其上無下有或字近是又按而莫二字當從古寫殘卷  
改作而未有二字此皆十字爲句相對成文今作而莫者蓋涉



下文諸而莫字而誤或即上句脫去或字後人遂改而未有爲

而莫以對上文非其舊矣

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

人和按古寫殘卷能上有所字是也此與上而莫知其心志之

所以然焉對文

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

孫曰藏本無此二字

於無名之表

人和按無志行二字是也

承訓書院本無志行二字

餘義亦不可解古寫殘

卷作世人猶尠能櫟美

疑當作英本書多英逸連文詳見博喻篇

逸於無名之表近

是櫟英逸於無名之表與得精神於陋形之裏對文莫造卽英

逸之形譌櫟卽標字今本作甄別者蓋櫟壞爲𣎵因誤作甄後

人習於甄別之語遂加別字分爲上句甄別下又加或字分爲下句誤之甚者

鼓翮清塵

人和按清塵當從古寫殘卷作清虛

乃上士之所憎

人和按古寫殘卷憎下有也字是也此與下乃至人之所賤也

對文

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

人和按古寫殘卷訣作決二字通用文選鮑明遠東門行將去

復還訣注云訣與決同



蚊嗜膚則坐不得安蟲羣攻則臥不得寧

人和按古寫殘卷蚊下有蚋字蟲上有蚤字今本誤脫當據補

廣韻三十二皓蟲字注引抱朴子曰蟲蟲攻君臥不獲安

夏有儒行環堵之暵

人和按古寫殘卷承訓書院本並作儒仲後漢書逸民傳王霸

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隱居守志茅屋蓬戶

求神仙之幽漠

人和按之字當從古寫殘卷作於

豈不渺哉

人和按此句與上下文義均不相合古寫殘卷作豈所堪哉是

也不與所鈔與堪並形近之譌

所草書作所不  
作乙形最相近

神君言於上臨

人和按古寫殘卷作上林是也今本作上臨者聲相亂也史記

封禪書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

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

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

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

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

人和按古寫殘卷無上人字今本誤衍



便謂索隱行怪

人和按謂下當從古寫殘卷補其字

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

人和按古寫殘卷中作時於義爲長疑此涉上下諸中字而誤

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

繼昌曰御覽七百六十俗人下復有俗人

人和按御覽所引是也古寫殘卷亦重俗人二字今本誤脫當

據補

對俗

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杪上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

人和按四邊枝起辭義未安枝當作披起當作越並字之誤也

四邊披越與如偃蓋之義正合太平廣記四百零七草木部引

正作披越

攬千歲

人和按攬下當從古寫殘卷補壽字上下文例可證

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

人和按古寫殘卷無猶字近是或當作而父母初猶恐其鬼也

今本初猶二字誤倒而古寫殘卷初下脫猶字耳又按入就之

不作父下入就之與下文正合今本蓋脫父下二字耳

日月爲之以至於今

則人和按古寫殘卷月作日近是



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之矣

日和按古寫殘卷無也字則故字屬下爲句於義爲長

不由蟄與飛也

人和按古寫殘卷飛上有天字有天字則蟄上亦當有土字文  
義方合此答或問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之語下文云是以真人  
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  
也並其證

終歸知往

人和按古寫本作歸終是也譏惑篇云干攬識往歸終知來

往來

二字疑當互易與  
淮南萬畢術異

藝文類聚九十五引淮南萬畢術云歸終知

來猩猩知往注云歸終神獸並其證至淮南以爲知來抱朴以爲知往蓋古人傳聞互異也

乾鵠知來

人和按古寫殘卷作乾吉皆非也鵠乃鵠字之誤吉乃告字之

殘淮南子汜論篇乾鵠知來而不知往

鄭注大射儀引作鵠鵠

高注乾鵠

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於

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鵠讀告退之

告易林小畜之漸云餌吉知來餌吉卽乾告之譌列女傳晉羊

叔姬傳云南方有鳥名曰乾吉吉亦告字之誤論衡龍虛是應

二篇亦並誤作乾鵠



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

人和按此句語意不明古寫殘卷作我等不知所以令人長生之理是也今本令以形近誤爲今又脫去所以二字故難解耳

夫占

孫曰此下失一字

天之立道

人和按古寫殘卷作夫占天文之道度蓋天文二字形近故今

本脫文字耳

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

人和按謂之有上脫則字上下對文古寫殘卷正有則字當據

補

則天下之事亦渺矣

人和按古寫殘卷之事上有所以二字疑當作所有  
若夫此論

人和按古寫殘卷作若如所論於義爲長  
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

人和按此文不當有膏字蛇銜連已斬之指與桑豆易雞鴨之  
足七字對文蛇銜乃藥草之名後人不解蛇銜爲何物以蛇爲  
龍蛇之蛇銜爲口銜之銜因加膏字以足其義誤之甚者劉敬  
叔異苑云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瘡上  
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以治瘡皆驗本不知草名因以  
蛇銜爲名抱朴子云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正無膏字



古寫殘卷亦無膏字當刪

而百卉仰之以植焉

人和按古寫殘卷植上有能字此與生人須之以爲命焉皆九字爲句相對成文當有能字

按漢書樂大初見武帝試令鬪棋棋自相觸

人和按古寫殘卷重武帝二字是也今本誤脫

勢可以總攝羅酆

酆都之說晉時已有之

人和按陶宏景真誥闡幽微云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山高二千

六百里周廻三萬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一

此下缺一字

周廻一萬

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宮洞中有六宮輒五

周迴千里是爲六天鬼神之宮也山上爲外宮洞中爲內宮制  
度等耳第一宮名爲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爲泰煞  
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爲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爲恬  
昭罪氣天宮第五宮名爲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爲敢司連  
宛屢天宮運象篇亦有岱宗神侯領羅酆右禁司鮑元之文西陽  
雜俎玉格篇論羅酆山與真誥闡幽微同此乃道家羅酆之舊義俞氏以意說之非  
也

威可以叱咤梁柱

人和按此與勢可以總攝羅酆對文叱咤梁柱義無所取古寫  
殘卷梁柱作梁成是也梁成乃鬼中之最著者太平廣記三百



十九引王隱晉書云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第九子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着黑介幘黃練單衣白鞵幽履憑節車轅節問所疑韶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爲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引作梁成無項字

賢者吳季子項梁成何人殊

不可考其爲鬼聖古有是說羅酆爲鬼神居住之所故云勢可以總攝梁成乃鬼中之最著者故云威可以叱咤此言得道高深雖如梁成之鬼亦可以威力叱咤之也且此節精英清榮靈瓊成爲韻若作柱則失其韻矣此蓋後人不解梁成之義改作

梁柱謬之甚者

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

人和按古寫殘卷重祭祀二字是也今本誤脫

住留各從其所好耳

繼曰御覽六百七十作去留

人和按住留意同不得云各從所好御覽引作去留是也古寫

殘卷亦作去留此作住者蓋涉上文或昇天或住地而誤

故不足役役

孫曰一本本作汲汲於昇虛以飛騰則下文言本

於登天

人和按繼說近是而未盡也不足汲汲義不可通足字衍文古

寫殘卷作故不促促於登騰促促與汲汲義同

明本篇云故不促促於登遐耳

今本有足字者蓋即促字壞而衍也御覽六百六十三引亦無

足字



金丹

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焉

人和按莫不皆三字辭義複贅皆字衍文神仙金匱經御覽九

百八十五引並無皆

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

人和按此文時字不當重蓋言俗間道士不解道書然亦時有

知行氣斷穀諸法者無取於時時也神仙金匱經時字不重

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

人和按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本作此是近世魏軍督王

圖所撰耳此是近世與非古人也文義相應今本世字倒於魏

字之下又脫去近字非其舊矣神仙金鈞經正作此是近世魏

軍督王圖所撰

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

人和按三皇下脫內字遐覽篇有三皇內文天文三卷神仙金

鈞經正有內字

會漢末亂

繼曰御覽六百七十引作大亂

人和按神仙金鈞經亦作大亂疑此脫大字

并諸口訣訣之不書者

人和按衍一訣字并諸口訣之不書者八字爲一句御覽九百

八十五引此文訣字不重



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

人和按當作江東先無此書此書出於左元放今本蓋脫此字

耳神仙金匱經此書下正有此字當據補

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

人和按下人字涉上而衍神仙金匱經無

凡草木燒之卽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

人和按神仙金匱經作凡草木之物燒卽糜爛而丹砂燒之則

成水銀疑今本成上脫則字

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

人和按猶字於義無取神仙金匱經作獨是也猶獨形近而誤

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

人和按神仙金沟經骨下有者字疑今本脫

礬孫曰疑  
作礬石

人和按孫校是也神仙金沟經正作礬當據正

服之三刀圭

人和按之字涉上文服之百日仙而衍此爲第二丹也第三丹

第四丹第七丹第九丹並有服一刀圭之句語例正同

服百日仙

人和按服下脫之字當從神仙金沟經補此爲第三丹也一二

四五七八九丹並有之字可證



與金公

孫曰刻本有注云  
即鉛也藏本無

合火之即成黃金

人和按桓譚新論云淮南王之子迎道人作金銀又云鈔則金

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

問經堂  
輯本

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

人和按如疑和字之誤

仙童仙女來侍

人和按神仙金匱經仙女作玉女第三丹云仙人玉女山川鬼

神皆來侍之第四丹云玉女至傍第五丹云鬼神來侍玉女至

前並作玉女疑玉女近是此涉仙童而誤爲仙女耳

不可得之

孫曰  
疑衍

害矣

人和按孫校是也神仙金沟經作不可得害也正無之字

其上三篇不可教受

孫曰一本作授

人和按神仙金沟經亦作授授字是

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

人和按神仙金沟經作愚民疑今本誤倒

乃得恣意

孫曰藏本作息恣疑自恣之誤

人和按神仙金沟經作自恣正如孫校

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

人和按神仙金沟經不上有若字疑今本脫

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人和按神仙金鈞經華池下有溺水金公黃華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人和按神仙金鈞經四十日作三十日三十日作二十日三日作一日

糠火先文後武

人和按糠火下當有火之二字今誤脫也下文云糠火熅之與此意同神仙金鈞經作糠火火之正有火之二字

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

人和按成乃盛之壞字此言九轉之丹轉數少則藥力不足服

之用日多而得仙遲若轉數多則藥力盛服之用日少而得仙其速若作成則失其旨矣神仙金匱經正作盛

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

人和按色字下當更有色字言每色一兩而盛於異器中也神

其仙金匱經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並重色字

合之三十六日成

人和按神仙金匱經合之下有火字疑當作合火之今本脫火

字金匱經火之誤倒耳

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

孫曰此下疑有脫文

之百日病者自

愈



人和按百日病者自愈本作百病自愈日字者字並涉上句而  
以衍神仙金匱經作盲者能視百病卽愈可證視下並無脫文孫  
說非也

則三蟲百病立下

合人和按神仙金匱經下作去於義爲長

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

人和按一本更云四字義不可通且與上下文均不銜接蓋爲  
殘缺之校語而錯入正文者神仙金匱經無此四字是其切證  
其中皆有丹魚當先夏至十日夜伺之

人和按承訓書院本當先作常先神仙金匱經作常赤義並得

通

取千歲蓂汁

原校云一作汁

人和按原校是也神仙金鈞經亦作汁蓂汁無義

又石先生丹法

人和按神仙金鈞經此下有取峻巖之上千歲松葉金菊花茯苓茯苓神成散華池水服之能致神靈又以栢葉陰乾百日鍊蜜丸散服久得壽身輕數句疑今本有脫文

服一合輒益壽百歲服一升千歲也

人和按神仙金鈞經千歲上有壽字疑今本脫

又太乙招魂魄丹法



人和按魄即魂字之譌衍至理篇有招魂小丹神仙金匱經正  
無魄字

折死者

孫曰藏本作折師二字繼曰御覽八百口內一丸  
八十六作折齒無死者二字亦無師字

人和按此與九光丹起死人之法微異今本固非藏本亦未是

御覽引作折齒內一丸

御覽所引亦無是也折齒讀內一丸句  
口字繼說未明

言人死之後飲水難入欲納此丸須先折其一齒卽以丸自無  
齒孔中投進之使達於喉則其人活矣今本作折死者口內者  
蓋折下舊脫齒字校者識以口號後人誤仞爲口字又以九光  
丹起死人有發口內之說故齒誤爲口復加死者二字以足其  
義藏本作折師者師卽折字草書之形譌神仙金匱經亦作折

齒內一丸與御覽所引正合

令入喉卽活

繼曰御覽有活者

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

人和按御覽所引是也神仙金鈞經亦有活者二字

服之不死

人和按神仙金鈞經不死作仙飛

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

人和按神仙金鈞經無上之字此衍

或太柔者以白梅煑之

人和按神仙金鈞經此下有盡一劑得長生六字疑今本脫

又玉柱丹法



人和按承訓書院本作玉桂神金洵仙經作王桂

火之成金

原注又一法以油汁和丹服之百日長生

人和按神仙金洵經油汁作柚汁是也

得五百歲

人和按御覽九百九十六引此下有仙方所謂日精六字疑爲

舊注之語

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

人和按小兒不可服下疑有脫文

受金液經

人和按此句與上下文義均不相應神仙金洵經作金液經云

是也此衍受字脫云字

投金人八兩於東流水中

人和按神仙金匱經無人疑字即八字之譌衍然道家有投金人之說未便輒定

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

人和按此文書下當更有輕傳其書四字疑今本誤脫

藥必成

人和按神仙金匱經藥上有其字疑今本脫

若不得登此山者海中大島嶼

人和按神仙金匱經此下有亦可合藥一句最是今本誤脫當



據補

長山太白在東陽

人和按太白下脫山字當從神仙金匱經補上文長山太白山可證

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予有狂惑之疾也

人和按神仙金匱經規上有以字俗上無也則故字屬下爲句於義爲長

然道與世事不並興

人和按此文本作然道與世反事不並興脫去反字合爲一句

誤之甚者神仙金鈞經正有反字當據補

長肌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不死矣

人和按長肌服之文不成義蓋肌服形近又涉下文肌骨而衍  
仙藥篇及神仙金鈞經並無肌字又無不老二字皆是也

### 小丹法

人和按神仙金鈞經小下有餌字考下文有小餌黃金法則有  
餌字是也仙藥篇作餌丹砂法

### 搗篩消苦酒三升

人和按消上脫下字此言先用丹一斤搗篩之然後下以酒漆  
等物仙藥篇正有下字神仙金鈞經下字在篩字之上蓋錯入



也

漆二升

人和按仙藥篇及神仙金杓經並作瀋漆疑此脫瀋字

形易容變無常

人和按二句辭義未安仙藥篇及神仙金杓經並作改形易容

變化無常當是抱朴原本如此蓋形上脫去改字後人復刪化

字以相對謬矣

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爲小丸服之

人和按二丸分爲小丸與上句義不相應二當作一字之誤也

仙藥篇作亦可汁一丸分爲小丸神仙金杓經亦作一當據正

勿傳示人示人令藥不成不神

人和按勿傳示人示人六字神仙金鈞經作勿傳非人傳示非人疑當作勿傳示非人傳示非人

欲去當服丹砂也

人和按欲去二字義無所屬仙藥篇作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今本蓋脫去食尸二字神仙金鈞經亦誤

至理

彼山賊恃其善禁者

人和按善禁上脫有字上文云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此文與彼相應吳志賀齊傳注引有有字



了不能

孫曰一作爲備

人和按能字於義未安吳志注引作嚴

微旨

蹶埃塵以遺累

人和按遺當作遣遣累猶言去累道意篇云遣害真之累是其

義矣御覽六百七十二引正作遣

但彼人之道成

人和按人字疑卽之字草書之譌衍

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

人和按好生當作好事此涉上文養生而誤下文云由於好事

增加潤色至今失實對俗篇云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  
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釋滯篇  
云道書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  
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勤求篇云或頗有好事者誠欲  
爲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正郭篇云且好事者爲之羽  
翼延其聲譽於四方竝其證若作好生則義不相貫矣御覽七  
百二十引正作好事

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  
者奪筭筭者三日也

原校云或  
作一日

人和按今本固非原校亦未是也筭者三日也當作筭者一百



日也原校所據蓋脫百字今本既脫百字又涉上文三百日而  
一誤爲三彌失古旨酉陽雜俎諸舉記云竈神名隗狀如美女  
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  
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  
爲天地督使下爲地精己丑日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  
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礪  
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

繼曰御覽八百八十六有神作有精神

人和按御覽所引是也此句緊承上句當作有精神今本脫精  
字耳

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

人和按雲笈七籤一百軒轅本紀作三百女又按單以以當作  
行此涉上句以字而誤上文云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  
可單行致神僊下文云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  
所由也並與此文相應合

在於能用與不能耳

人和按不能下疑脫用字下文云御女多多益善是能用也又  
云一兩人足以速死是不能用也用刑篇云水火者所以活人  
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句意相同

塞難



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

人和按輟閱義不可通閱當作閱字之誤也輟閱猶言窒礙雜

應篇云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

宣効榮衛使無輟閱是其證

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頃

孫曰頃當作傾

楊無春彫之悲矣

承訓書院本崇文局本頃並作

項俞曰自叙篇云項子有含穗之歎楊烏有夙折之哀項子未知何人疑顏子之誤

人和按頃當作項謂項託也

淮南子說林篇脩務篇論衡實知篇魏志楊阜傳注引皇甫謐烈女

傳並作頃託國策秦策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玉燭寶典四文選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引稽康高士傳並作項橐橐託

聲微旨篇云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

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顏氏

家訓歸心篇云項託顏回之短折是項託因病早夭實爲先儒  
舊說此文項指項託楊指楊烏與自叙篇相合毫無可疑孫氏  
星衍不知頃爲項字之誤乃欲改頃爲傾覆之傾斯爲謬矣俞  
氏樾旣據不誤之本不知項託早夭之說因疑爲顏子之誤謬  
之尤甚者也

衆煩旣損和氣自益

人和按損當作捐

釋滯

便寫取累箱盈筐

人和按筐疑篋字之誤



國家各此以何爲哉

人和按以疑亦字草書之譌

西羌以唐景興

人和按唐景義不可解於史傳亦無徵唐當作虎字之誤也後漢書西羌傳云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旣出又與剽女遇於野遂成夫婦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間少五穀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其

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忍及弟舞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是西羌之興實由爰劍爰劍之所以不焚死者實由虎景以蔽之故抱朴云西羌以虎景興也鵠冠子王鈇篇云虎狼殺人注云虎或作唐又虎誤爲唐之證

道意

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

人和按據本書所載李阿李寬並有李八百之名而神仙傳分李八百與李阿爲二人且阿無八百之號本書謂李寬實非八百則阿爲八百明矣何一人著書參差若是也張道陵二十四



治圖

雲笈七籤  
二十八

中八品第一昌利治注云山在懷安軍金堂縣

東四十里去成都一百五十里昔蜀郡李八伯初學道處八伯  
唐公房之師也遊行蜀中諸名山常自出戲於成都市暮宿於  
青城山上故號爲八伯也下八品第五平岡治注云山在蜀州  
新津縣去成都一百里昔蜀郡人李阿於此山學道得仙白日  
昇天治應參宿道士發之治王二十年北有三重曹溪南有特  
山爲誌此言李八伯又與葛異而李阿未云有八百之名蓋道  
家傳聞互異也

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

繼曰御覽六百  
六十六問作阿

人和按作阿是也問字蓋涉上文問事而誤此言問事者占李

阿之顏色非阿占人之顏色也故下文云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嘆者卽有深憂若作占問顏色則語意既不順而上下文亦不相應矣神仙傳云李阿者蜀人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是其切證

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鱉

孫曰此下有脫文風俗通怪神篇鮑君李君神石賢士神

與以下三條事同而文異難用相補今姑闕之以仍其舊而去

人和按勞格讀書雜識據太平廣記引抱朴子鱉下補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鱉十六字是也

或人曰此石上

孫曰當作土

有神

人和按石上當作石人蓋涉上文頭上而誤此事本因餅置石



人頭上而誤會故或人戲謂此石人有神也且上下文皆作石人石上固無意義石土亦何解邪孫氏星衍欲改石上爲石土謬之甚者太平廣記三百十五引此文正作石人

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

人和按病字當重今本蓋脫一病字耳廣記引作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

初但雞肋

孫曰疑作屯俞曰雞肋當是雞豚之譌

後用牛羊

人和按廣記引作豚與俞校正合又但作具疑本作具具譌爲旦又改爲但耳或此文作初但具雞豚後用牛羊廣記截引但字今本脫具字耳

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

人和按廣記引此文盡上有行字竊下有運字於義爲長疑今

本誤脫

明本

衆於忌諱

人和按此節論各家得失蓋本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史記太史

公自序作而衆忌諱此文於字無義疑相之草書形近之譌

淮南

子道應篇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蜀志卻正傳注引於馬作相馬是其證

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

人和按偏當作徧修當作循並字之誤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徧循言難盡用也抱朴所言實本史記誤作徧修則失其旨矣

務成鬱華

人和按務成鬱華道家有二說太上老君開天經

雲笈七籤二

云伏

羲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無化子一名鬱華子帝堯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務成子此謂務成鬱華諸仙皆老子化身蓋本道家舊說也葛氏神仙傳辨之云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尙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是抱朴不取

舊說者矣今以老子務成鬱華並列正可與神仙傳相印證也

### 仙藥

一名純盧

孫曰御覽大觀本草引純作托

人和按作托盧是也純乃托字形近之譌說文木部云宅櫨木出宏農山列仙傳云陸通者楚在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及燕青子周禮掌染草注云染草茅蒐橐盧豕首之屬托與宅橐盧與蘆櫨並聲同相通

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

人和按其計前所服一句文義不明其當作共形近之誤前下脫一後字此言破其一石多則一升少則數合然無論其多少



可頓服之共計前後所服能合成三升則大壽矣御覽九百八十五引其正作共前下正有后字

如此有二十繼曰御覽九百八十七作百二十種皆石芝也

人和按有種字是也下文云此輩復百二十種又云凡此有百二十種又云亦百二十種並有種字此誤脫

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

孫曰當有干字

人之左足也

繼曰御覽九百八十一作則刮塗之無射人

字二

人和按果如孫氏所校於射下補干字不成句矣若以人之左足也屬下爲句則文義不安御覽所引亦未盡是疑本作假令左足有疾則刮人之左足也今本有射字者即刮字之譌衍御

覽脫人字者蓋人之草書形近故脫人字耳且此正說枯木血之効用也上文云病在腹內刮腹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此文卽舉腫痛在外之例以喻之也下文刮以雜巨勝爲燭云云又是一事不得據彼以疑此也

名曰日

孫曰御覽九百五十三引皆無此字

飛節芝

人和按日卽曰字之譌衍當據御覽刪

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

人和按日三句語意不完御覽九百八十六引作日三服近是言每日服三次也今本蓋脫服字

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



人和按此句文義不完御覽引重日字是也此言以五月五日

日中之時取之脫去日字則失其旨矣類聚四引中作午亦通

以鐵鎚鍛其頭數千

原校云或作十

下乃死

人和按十洲記說風生獸亦作數十下疑千當作十原校近是

勿以山恨日必以天輔時

人和按恨字於義無取恨當作浪言當三月九月山出神藥既

入名山不可流連山之風景而費日也二句義正相因御覽九

百八十六引作浪

晶晶純白

繼曰御覽八百八引純白下有者字

名磷石

人和按有者字是也上文云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五色

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句例相同並有者字

令人徹視見鬼

人和按歲時廣記二十四引作令人夜能徹視鬼神於義爲長

昔道士梁頊

孫曰大觀本草引作頓本

人和按太平廣記四百十四引作梁頊

至年百四十歲

人和按廣記引至年作年至於義爲長

況乃餌煉丹砂而之乎



人和按御覽七百二十引無餌字近是

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

人和按甚驚愕下當有脫文太平廣記四百十四引作甚驚愕  
遂具言狀御覽六百七十引作甚駭問得愈狀神仙傳亦有具  
說其由一句可證

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至便成  
仙人矣

人和按此言婦人生毛而未著其名考列仙傳云毛女字玉姜  
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  
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

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李石續博物志卷七云陳搏在華山或謗以與毛女往來抱朴所云頗似毛女惟云成帝時爲人所得而死與劉向李石說異耳

遂不能飢

人和按類聚八十一太平廣記四百十四御覽九百八十九引並無能字疑能字衍

又菖蒲生須得石上

人和按太平廣記引生須作須生於義爲長

趙他子服桂二十年

人和按太平廣記引作二十一年



移

孫曰御覽九百九十引作美非後遐覽篇有移門子記也

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

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

人和按孫說大非古人言事於聲音相近者隨意用之而著書者亦但依所據而錄焉故前後同說一人一事往往字異而實同此古人著書之常例無足怪也本書或作移門子或作羨門子陶宏景真誥又作衍門子移羨衍三字音近並通實一人也郊特性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衍也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道自殺索隱羨音延淮南子道應篇移年二十一歲論衡變虛篇移作延並三字相通之證且遐覽篇廣載仙經有移門子記而無羨門子記其爲一人毫無可疑又御覽九百九十引典

術云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有五味淮南公羨門子服五味十六年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日行萬里同說一事此正作羨門子孫氏欲分羨門子移門子爲二人誤之甚者

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

人和按上乃止之壞字此言楚文子服地黃八年雖車弩之迅疾而能以手止之誤止爲上不可通矣覽御九百八十九引正作止

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

人和按一當作六此涉上下諸一字而誤金丹篇作六斤神仙金匱經亦作六



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

人和按常服二字蓋涉上長服而衍金丹篇及神仙金匱經並無此二字

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

人和按日再下脫服字言每日服兩次也金丹篇及神仙金匱

經並有服字

又四十日金丹篇及神仙金匱經並作三十日

辨問

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

人和按此不言張車子之事而云張車子之說者蓋車子之事世所共知此言人生本有定命若俗說張車子之事是也搜神

記卷十云周孿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倩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間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子伯耐至熱



人和按子伯當作伯子文誤倒也伯子謂幼伯子也雜應篇云  
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  
二二字衍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列仙傳云幼伯子者周  
蘇氏客也盛暑著襦袴抱朴所云伯子耐至熱即指此人倒作  
子伯不可證矣

仲尼以視之

人和按此文不當有以字蓋涉上文諸以字而衍玉燭寶典十  
引此文無以字

極言

故陟王屋而授丹經

人和按類聚十一引授作受是也授字誤

相地理則書青鳥

孫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作鳥

之說

人和按作鳥是也文選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注引青鳥子相  
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御覽五百六十引相冢書曰  
青鳥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山葬之出三千石並作鳥

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

人和按窮道盡真本作窮盡道真與畢該秘要對文今本蓋誤  
倒也類聚十一引正作窮盡道真

黃石

原校云一作山

公記

人和按作山近是世人徒知有黃石公記而不知有黃山公記



故改山爲石也遐覽篇廣載仙經正有黃山公記可證黃山公者蓋習彭祖之術者也故此述彭祖之事黃白篇有黃山子神仙傳云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他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但爲木中之松柏也黃山君殆卽黃山公也使原作黃石公無緣誤作黃山公矣

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

人和按神仙傳云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卽本於黃山公記此文門字或卽聞之壞字

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

原校云悞作房中

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

也

人和按作房中近是至理篇云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且此節多與神仙傳彭祖傳同傳云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意正相合

勤求

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

人和按之字疑涉上下文諸之字而衍

雜應



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蘖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

水

繼曰書鈔一百四十八作取一斗酒輒內一斗水隸書斗作升因誤爲升耳

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

水也

人和按繼校未覈取一升輒內一升水當作取一斗酒輒內一升水上升字乃斗字之譌下又脫去酒字故與千歲苦酒之內水句文不相應下升字非誤文也此言調和之意用一斗酒則調以一升水酒量遞增水亦遞增酒量遞減水亦遞減若以水量與酒量相齊則失其旨矣且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兩引此文並作取一斗酒內一升水繼氏既據俗本書鈔又不推尋其理故致誤耳又按投中二字文既不安義亦複贅蓋涉上文投

一斗水中而衍書鈔兩引此文並無投中二字

及五月五日中時

人和按日字下當更有日字疑脫

周以十二

繼曰御覽二十三  
百六十九無二字

八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

人和按無二字是也此涉上文二人而衍幼伯子事又見辨問

篇王仲都事又見釋滯篇桓譚新論

據問經  
堂輯本

云元帝被病廣求

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何所能對曰能忍寒暑夏大暑

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博物志辨方士云王

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並其切證

阮南河



人和按南河當作河南文誤倒也阮河南乃阮炳也魏志杜畿傳裴注引杜氏新書曰阮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隋書經籍志阮河南藥方十六卷阮文叔當作叔文撰抱朴所云撰集暴卒備急方即指此人倒作南河不可證矣或用四謂之四規

人和按四規下脫鏡字上云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此云或用四謂之四規鏡文例正同書鈔一百三十六初學記二十五類聚七十引並有鏡字

登涉

一名熱內

人和按內蓋肉之壞字蚊暉皆一足形同熱肉乃其別名詳見

下條

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

原校云下飛字或作龍繼曰御覽八百八十六作飛龍

人和按作飛龍是也西陽雜俎諾皋記下云山蕭一名山臊神

異經作慘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

疑蛟字之誤

一名濯

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李石續博物志同

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虺之道

人和按此文不當有曰字蓋涉下文抱朴子曰而衍類聚九士

六引無曰字當據刪

亦登時愈也



人和按類聚九十六引登時愈作立愈皆非也原文當作亦登

愈也

下文同

登愈卽登時愈也此乃魏晉南北朝之通語今或作

登時愈或作立愈者皆淺人所妄增改者也下文云南人因此

末吳蚣治蛇瘡皆登愈也登愈卽登時愈也至理篇云以炁禁

金瘡血卽登止登止卽登時止也

御覽七百四十引亦改作登時止非

道意篇云

能令盲者登視跛者卽行登視卽登時視也若加時字失葛氏

之舊矣

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

也

人和按類聚九十五引兩導字上並有义字蓋卽所謂犀义今

本脫兩义字也白沫下當更有白沫二字又了無復勢義無所屬復下蓋脫毒字類聚引作無復毒勢是其證

地真

還涉王室得神丹金訣記

人和按王室當作王屋極言篇云黃帝陟王屋而受丹經即此事也

遐覽

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

孫曰刻本作地人二字

三卷

人和按刻本近是下文載有地皇文人皇文雜應篇云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三皇天文者卽三皇內文中天



皇文也蓋天皇文一卷地皇文一卷人皇文一卷共三卷也

四規經明鏡經

人和按當作四規明鏡經上經字蓋涉上下諸經字而衍四規

鏡名四規明鏡經與日月臨鏡經皆論鏡之用法

見雜應篇

若四規

下着經字失之遠矣

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

繼曰御覽六百七十二作三皇內文

五岳真形圖也

人和按有內字是也上文廣載道經有三皇內文登涉篇云上

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地真篇云昔黃帝東到青

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効召萬神並其證

下文家有

三皇文上亦脫內字

祛惑

說之皆萬萬如實也

繼曰御覽三百五十萬萬作了了

人和按作了了是也下文云聞誕此言了了論仙篇云目察百步不能了了黃白篇云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是本書多用了了連語今本作萬萬者蓋了了誤作万万又轉寫作萬萬也

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人和按類聚八十六引無爲字較今本爲優

俠備玉闕

人和按俠當作浹省煩篇云浹人事備王道廣譬篇云粗理不



可泐全辭義篇云人事靡細而不泐王道無微而不備荀子禮

論篇云方皇周挾楊注挾讀爲泐而也

令常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

人和按常疑當字之誤

傳言已八千七百歲

人和按黃氏日抄引作七千八百歲

嘉遜

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

人和按憤色上疑有脫文或色字乃邑字之誤

則謂繼體無類也

人和按繼體下疑脫者字上下文例可證

逸民

外物遺累者

人和按遺當作遣遣累猶言去累道意篇云遣害真之累是其證

而呂尙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

人和按出致遠之御義不可通出乃拙之壞字官理篇云故良駿敗於拙御是其義矣

然服而師之

孫曰藏本作復而肆之今從舊寫本

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

人和按藏本近是復而肆之者復其素志而肆之山林也此言



堯舜禹湯魏文晉平六君非不能致諸賢也然任其放縱而又  
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邪服而肆之與貴而重之義正相因  
不必改作服而師之使之平列且肆之乃古人常語本書亦屢  
用之故下文云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  
童蒙闡弘禮敬疾謬篇云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列子  
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並其  
證

仲尼無攻伐之勳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

人和按爲當作謂上文云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

吏語意並同

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撻爲太守不起

人和按雅當作淮形近之誤後漢書姜肱傳字伯淮

御覽四百二十引謝

承書又五百十五引司馬彪續漢書蔡中郎集姜伯淮碑皇甫謐高士傳並作伯淮彭城廣戚人也與徐

穉俱徵不至桓帝巧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

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

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

白徵肱爲太守

風俗通十反篇蔡邕姜伯淮碑及高士傳並作撻爲太守與本書合

肱得詔乃私

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

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

就卽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



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  
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風俗通十反篇亦誤作姜伯  
雅孫志祖云范書肱本傳字伯淮以其弟字仲海例之是淮非  
雅明矣

勸學

則純鉤之勁不就

人和按鉤當作鈞字之誤也論仙篇云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

涪鈞

純與涪同

博喻篇云涪鈞之鋒驗於犀兕淮南子覽冥篇云區

冶生而涪鈞之劍成齊俗篇云涪均之劍不可愛也脩務篇亦  
誤作純鉤王念孫淮南子雜志辨之曰越絕外傳記寶劍篇曰

一曰湛盧二曰純鈞廣雅曰醇鈞劍也其字皆作鈞且齊俗篇

作澶均若是鈞字不得與均通矣左思吳都賦吳鉤越棘純鈞

湛盧上句言吳鉤下句言純鈞若作純鈞則鈞字重出矣陳其榮據

脩務篇誤字謂博喻篇  
澶鈞當作澶鈞謬甚

披七經

崇文局本作六經

人和按東京魏晉諸儒或云五經或云六經或云七經此文本  
作七經而俗本作六經者蓋淺人僅知五經六經並用而不知  
有七經之名故改七爲六也牟子理惑論云佛道至尊至大堯  
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又云堯事尹壽舜事  
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後漢書趙典傳注



引謝承後漢書曰典學孔子七經蜀志秦宓傳曰蜀本無學士  
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並其證  
使本作六經無緣誤爲七經也

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

人和按託下當脫一字此與上猶願魚而無網焉對文或卽脫

一舟字

猶廻遑乎霞霄之表

人和按下文云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  
墮墜於雲霄之上而螯粉乎不測之下疑此文霞霄亦當作雲  
霄

崇教

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

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

孫曰盧本作顓愚陳其榮曰視內承訓本同盧本作顓愚語意較醒

游夏不乏矣

人和按視內與顓愚形聲俱遠無緣致誤且盧舜治本多以意

改不可盡從此文視內義不相應疑當作視肉內卽肉之壞字

困學紀聞引莊子逸文云人而不學命之曰視肉學而不行命

之曰輒囊史記李斯傳云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

隱禽鹿猶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

之視肉而食此言素士與在位者果能擇暇修業則世少不學



之人而多游夏之輩矣

君道

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

人和按哀敬當作哀矜用刑篇云易稱明罰勅法書有哀矜折

獄作矜不誤

良規

若乃高巖將置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

人和按書鈔九十九引沸騰作將決掬作寸皆較今本爲優

欽士

楚王受笞於保申口簡去甲於公廬

陳曰簡上原有股字按廬本簡下有公字

人和按簡上疑脫趙字或簡下脫一子字此乃公盧諫止趙簡子伐齊之事事見說苑正諫篇盧舜治不明實事而於簡下加

一公字專輒甚矣

崇文局本亦襲盧本之謬改作簡公

審舉

可以蒞敦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變也

陳曰刻本作不中中爲可字之譌當改正

人和按守堦篇云庸俗不可說以經術陳氏亦謂刻本作不中

中字誤當依上三句一例改作可字竊謂陳說未覈中可形不

相近無緣致誤刻本作中當仍其舊不當以意輒改致失本真

抱朴之文頗逞辭藻復工對仗往往互文見意且本書不可不得不能諸語多作不中對俗篇云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



之而不中服乎仙藥篇云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又云晻晻純黑  
色起不中服極言篇云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登涉  
篇云然不中以筆傳遐覽篇云未中以經深涉遠耳良規篇云  
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交際篇云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  
自叙篇云不中爲傳授之師並其證

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

人和按諸經兼本解文義不明兼本解當作無不解不與本形  
近兼字或寫作兼與無形近公孫龍子指物論云不爲指而謂  
之指是無不爲指又云且指者天下之所無今本無字並誤爲  
兼論衡無形篇云廡治者用銅爲杵杆矣今本廡字誤爲廉並

無誤爲兼之證

下文無以死生委之句不相應無疑兼字之誤崇文局本改作是

交際

曾無疾非俄然之節

人和按俄然無義俄當作峨字之誤也峨然者亭亭高竦之貌  
刺驕篇云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字正作峨莊子天道篇云  
而狀義然義然卽峨然也

酒誠

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

人和按斗當作升字之誤也魏志管輅傳裴注引輅別傳曰瑯  
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甕之雋欲得見輅父卽遣輅



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  
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  
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喜之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  
云云據此則斗當作升明矣書鈔一百四十八引正作升

安貧

講肆爲鐘鼓百家爲笙簧

人和按笙簧當作簧笙此節箏笙醒聲情盈傾生營上下凡九  
韻若作笙簧則失其韻矣此因後人用文多作笙簧少作簧笙  
故誤倒也

仁明

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啁噍

人和按意愛與哀傷對文意字無義蓋惠字之誤用刑篇云不  
曲法以行意孫星衍校舊寫本意作惠是意惠相誤之證

後舟楫以濟不通

人和按後舟楫義不可通承訓書院本後作役是也役舟楫者  
猶言用舟楫也備闕篇云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

凌陽侯是其證

崇文局本  
已改作役

博喻

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人和按類聚七十一長短經察相篇引才並作士疑唐人所見



本作士不作才也

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人和按所以無易方之惑文義不安承訓書院本無作悟近是  
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

人和按英遠疑當作英逸上文云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  
示異擢才篇云逸英之才非淺短所識接疏篇云以英逸而遭  
大明是本書多以英逸連文不作英遠也

詰鮑

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

人和按燔下當脫一字此與辜諫者脯諸侯藟方伯剖人心破

人脛並三字爲句平列成文得乃領句之字且此節句意本襲淮南子淮南俶真篇云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云云今本燔下殆脫生字歟

窮達

故沈閏淳鈞精勁之良也

人和按沈閏卽湛盧淳當作淳形近之誤

詳前勛學篇

蔡中郎集胡

公碑云澤洪淳亶攸序高均儒校云淳喬本及他本皆作淳卽淳誤爲淳之證

自叙

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



人和按此文就營田園爲句處當作夜屬下爲句蓋夜誤爲处

又轉寫爲處耳書鈔一百一類聚五十八引並作夜

書鈔九十七引葛洪

別傳云洪負薪徒步賣薪以給紙筆夜燃柴火寫書

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

人和按書鈔一百一類聚五十八意林引反上並有皆字又書

鈔九十七引葛洪別傳云所寫之書皆反覆有字今本反上蓋

誤脫皆字耳

然利可避地於南

人和按避地於南四字意林引作避身於南地於義爲長